

13.03



三明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70

三明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画：郑方伟
题 字：涂大楷

三 明 文 史 资 料

第 四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三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

一九八六年九月

三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回忆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供给工作·····	潘友宏	(1)
爱国志士蔡公时在大田的题壁诗·····	华满荣 刘志坚	(16)
三元杂记·····	林伦榕	(18)
解放前三元水陆交通一瞥·····	张宗健	(22)
四座大桥的兴建与市区人民生活·····	尤水根 林伦榕	(28)
杨孝坤和永安京剧团·····	赖承光 邓超尘	(30)
闽剧演员叶奇官·····	胡盛华 邓超尘	(33)
抗战时期摧残大田老区的刽子手 —— 曾伟勋罪行录·····	华满荣 刘志坚	(35)
三明机床厂史略·····	三明机床厂	(39)
高风亮节的李世熊·····	田 川	(54)
罗明祖事略·····	牧 莎	(58)
三明市历代名医简介·····	刘 懿	(60)
三明市历代画家简介·····	郭富小	(63)
杨表正与《琴谱大全》·····	牧 莎	(66)
清流县田赋变更·····	李升宝	(67)
解放前夕中国农工民主党 地下组织在泰宁活动情况·····	陈祖宪 涂大楷	(72)
宁化县部份姓氏的由来及其历史渊源关系·····	曾威	(76)

永安鳞隐石林.....永安园林处(82)

三明市历代名人字号及其著作参考表.....市政协文史办(86)

质疑·补充·订正.....周 璧(97)

回忆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供给工作

潘友宏

编者按：潘友宏同志原籍江西省兴国县。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曾在本市清流、明溪等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一九八五年不幸殉职，生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此文是他生前写的回忆录。

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已经有许多同志写了回忆录，比较详尽地叙述了这场游击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斗争情况。不过，关于这场游击战争的生活供给情况，还很少有人谈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吃野菜、食草根、嚼树皮、吞皮带，供给困难，备尝艰苦。那么，参加闽西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生活供给怎么样呢？我当时在红军游击队当过会计、司务长，也做过供给工作，现在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所了解的情况写成一篇回忆录，以补这方面的欠缺。由于年月久远，误记之处在所难免，请了解情况的同志给予指正。

生活供给突然中断

一九三四年，我在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作。当时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战斗时期，我们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抵御敌人的进攻。这个任务是十分重大而光荣的，红军

战士的战斗热情都很高昂。但是，随着战斗的进展，敌人五十万大军云集而至，堡垒越筑越多，步步进逼。我们的仗越打越困难，伤亡也越来越大，甚至连遭挫折。四月份，中央根据地的门户广昌失守。尽管广大红军战士英勇作战，不顾一切地抵抗敌人，但是到十月份，中央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战斗失利，相续陷落敌手；十一月份，瑞金、于都、会昌又被敌人夺去。敌人象洪水一样向中央根据地猛扑过来。至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

当时我正在归化前线，情况非常危急。忽然听说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都撤出了中央根据地，我们感到很意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党内推行“左”倾路线的人认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形势”，并断定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正是在这种错误路线指导下，他们先是指挥红军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高喊“保卫党中央！”、“保卫根据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当进攻受挫之后，又“分兵六路”实行全线防御，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致使红军和中央根据地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然而，广大红军战士不了解这种情况，又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大家只晓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保卫根据地”，根本没有想到会丢失根据地而撤走。因此，一时间大家感到心里很着急。我留在归化，没有能够跟随红一方面军一起走，心里更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红一方面军撤走以后，敌人四面合围，疯狂地进行烧、杀、抢，白色恐怖立即笼罩了中央根据地。尽管没有撤走的一部份红军部队顽强地坚持战斗，终于寡不敌众，无法改变严酷的形势。面对这种极端严重的情况，当时留在中央根据地的领导同志仍然继续执行“左”倾错误路线，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及时地改变斗争策略，组织和动员红军部队和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由于这样，留在根据地的党组织、部队和群众从思想到物质都没有长期打游击的准备，大家都陷入了空前未有的被动和混乱之中。原

来红军部队的供给是由后方机关发放的，他们撤走以后，立即中断了对部队的供给。加之敌人烧、杀、抢，连粮食也很难买到。这时候，我们真可谓陷入了“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困难境地。

在艰难困苦中坚持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之后，留下来的红军部队鉴于连遭挫折的沉重教训，感到继续坚持与敌人硬拼是不行的，是错误的。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都逐步地转入了游击战争。特别自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就有组织地投入了全面的游击战争。当时，我和归化保卫局的部队，闽赣分区直属队、清流、泰宁、泉上独立营等部队一起编为红军独立十八团。经后田战斗受挫后，我们一部份同志与红九团二营会合，后来成立闽西南第一军分区。这样，我就自始至终参加了闽西三年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是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最艰难困苦的一年。从部队本身来说，我们失去了巩固的根据地，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又远离主力部队，远离党中央的领导，这种孤悬无依的局面从来没有遇到过。再从客观环境来说，敌人攻占中央根据地以后，其反动气焰嚣张到极点，迫不及待地进行大规模地“清剿”，光是闽西一带敌人就投入了八个正规师，计有十万兵力。他们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全部消灭红军游击队。为此，他们熬费苦心，几乎施展了一切反革命政治伎俩，采取了各种阴险狠毒的反革命措施。在政治上，他们支持豪绅地主复辟反革命政权，实行反攻倒算，大肆进行阶级报复，不但收回被分掉的土地，而且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时，强迫建立“保甲连坐制度”，推行“五光”、“十杀”和所谓“自新”的反动政策。在军事上，他们采用正规军和地方民团相结合的办法，实行“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和“驻剿”、“堵剿”、“搜剿”、

“追剿”、“围剿”、“伏击”等各种战术，不分白天黑夜地向我们连续发动进攻。在经济上，他们运用严密封锁手段，首先破坏群众的耕种或者抢光群众的粮食，然后发放“户口证”，实行计口购粮购盐，群众上山干活也不许携带任何食品，妄图切断我们的一切生活来源。

在这样的险恶环境里，我们要获得生活供给确实非常困难。事实上，这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开展正常的后勤供给工作了。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立即改变供给方式，使之迅速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过去，红军部队一般都以连队为单位实行供给，每连都有司务长、炊事员，并配备伙食担子等炊事用具。现在投入了游击战争，部队分散活动，化整为零，有时几百、几十个人行动；有时一个排、一个班、甚至三五人行动。这样，过去的供给办法就不适用了。另外，过去红军的供给制度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粮，五分钱菜金，有时也可以稍多一点。开始打游击以后，这样的制度就难以实行了。每当敌人疯狂“清剿”的时候，我们经常好几天弄不到粮食，吃不上饭，只好挖竹笋，打野兽，采树叶充饥。我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游击战争的特点，实行“自筹供给，自办伙食”的办法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同时，我们根据以往打游击的经验，除了每个人都配备粮袋和搪瓷杯子以外，还提倡每人自备油盐筒和菜筒。因此，大家都用毛竹做成筒子挂在身上。有时我们搞到盐，就分给大家装在竹筒里。有时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我们弄到肥猪舍不得一下子吃光，就把肥肉炼出油，每人分一点装在竹筒里。由于分散打游击，自己办伙食很麻烦，弄不好就会暴露目标，引来敌人。于是，大家总结出一套做饭的经验，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用干细易燃的柴草烧饭，使其不冒浓烟；晚上用衣服或其它东西四面围起来生火，使其不露火光。有一次，我和四个同志下山买粮食，当我们每人背了一袋粮食往回走的时候，突然被敌人发现，他们开枪追赶，我们一边还击一边往山上撤。我们一上山就象鱼儿钻进了大海一样，要想找到是不容易的。但是敌人黑了心，不惜以十个人的代价换我们一个人。他们放火烧山，

到处搜查。我们在山上周旋了二天一夜还是出不来。由于我们是临时外出买粮，没有带煮饭的用具，背着粮食却饿肚子，有两个同志饿急了，抓起生米嚼着吃。看着这种情况，我很着急，寻思着找个办法煮饭吃。我忽然想起南方泥封焖鸡的土方法，连忙说：

“喂！别吃生米了，我们煮饭吃！”有个同志说：“别开玩笑，怎么煮？你用手能把它捂熟？”我说：“有办法，让我们试试看吧。”我拔出刀砍倒一根毛竹，剥成四节，从一头打通了中间的两节，把米和水灌进去，用泥巴涂在外面并封好口，然后架在柴火上烧。等泥巴烧干，竹子散发出焦味的时候，生米也就做成熟饭了，而且清香可口很好吃，大家很高兴。从此以后，只要没有盆子，我就煮毛竹筒饭给同志们吃。以后其他游击队的同志也发现了这个办法，在紧急时解决了做饭的问题。后来闽西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一根竹子大又长，通开竹节把米装。

烤上一夜焖心火，煮熟米饭扑鼻香。

在敌人的残酷“清剿”中，我们不但没有被敌人的政治和军事措施所消灭，而且也没有被敌人的经济封锁所困死，我们在艰难困苦中顽强地坚持着游击战争。

从战斗中夺取供给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

粮食封锁已三月，

囊中存米清可数，

野菜和水煮。

叹缺粮，三月肉不尝。

夏吃杨梅冬剥笋，

猎取野猪遍山忙。

捉蛇二更长。”

陈毅同志在赣南打游击，他所写的这两段词十分生动具体地反映了当时的艰苦生活。同时可以说，这两段词也是我们闽西游击生活的真实写照。那时候，我们经常过的就是“无粮、无衣、无房”的“三无”生活。特别是严寒萧瑟的冬天，“三无”生活是最难熬的。“无粮”时，连野果、野菜和可充饥的树叶、青草都找不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学熊猫吃竹梢。这东西不但纤维粗糙难吃，不好下咽，吃下去也要把肚子里的油刮一层下来，而且吃多了大便干结拉不出来。“无衣”时，我们用编织蓑衣一样的背心穿在身上，有时就抓一些干草塞在胸前背后的单衣里御寒。说起来也许可笑，有的同志在打土豪恶霸时，不管是男装女服，只要好穿，拿来就套在单衣里面；还有的同志把土豪的长袍棉被拿来剪成短衣或背心穿在身上。那种困难时期的服装，形形色色，实在无法做到整齐统一，往往是就地取用，有什么穿什么。

“无房”时，我们倒不太为难。陈毅同志说：“大树遮身待天明”。我们除了利用大树和山洞等天然屏障作为栖身之处外，还常用竹子和树枝搭成山寨子住。大家搭山寨子的技术很熟练，把大毛竹一劈两半，一仰一俯地互相搭扣起来比瓦片还管用，下大雨都不漏，游击队员们高兴地称它为“竹瓦房”。当时有位当过宣传员的同志编了一首歌谣道：

游击队员真辛苦，
寒冬腊月穿短裤。
竹梢树皮当米吃，
山洞茅寮作屋住。
日夜转战走小路，
英勇杀敌为何故？
为了革命早成功，
人民都过好生活。

在打游击的苦难日子里，为了克服各种难以预料的生活困难，人的主观能动性几乎发挥到最大的限度。然而，在山上想办法，毕竟资源有限，而且受大自然的束缚太大。我们常常受到

“资源枯竭”、“弹尽粮绝”的严重威胁，弄不好就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我们开始从战斗中夺取供给。

红军游击队的供给工作是和战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游击队总是把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征粮放在一起搞。那时候，有这样一种现象，哪个游击队活动多、打胜仗多，他们的装备弹药就多，生活也比较好，困难也比较少。因此，游击队员中有这样一种流行的说法：

游击队，莫停留，坐守空山真发愁。

多打仗，打胜仗，有枪有弹不缺粮。

例如：红八团团长丘金生同志率领的部队勇敢善战，战术灵活，经常采用伏击、突袭、化装潜入、声东击西、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办法打击敌人。因此，他们打仗多，缴获也多，除了供给自己以外，他们还经常有东西上缴和支援兄弟部队。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们闽西南第一作战区第一支队，在刘汉支队长和丘尚聪政委率领下活动在连城一带。当时梅村有一个周焕文部下的反动民团炮楼，这个炮楼的存在，严重地妨碍着我们的活动，他们经常配合敌人的正规军队“清剿”我们，并且对群众也无恶不作。我们了解到这个炮楼里储备着一些弹药、粮食和盐，正是我们十分缺少的东西。因此，决定拔掉这座炮楼。刘汉是一个很会打仗的指挥员，他利用敌人上山“清剿”以后撤回炮楼喘息的松懈时机，带领我们连夜从青草园出发，四面包围了炮楼，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一举炸毁了炮楼，打死了反动民团长温汉民和团丁十五人，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十余枝和子弹、手榴弹多箱。我找了一些同志帮助大家往粮袋里装大米，剩下的粮食和盐能挑走的都挑走了。我看到炮楼厨房里挂着一头杀好的肥猪，连忙操起刀剁成四大块，找来两个同志一起背走了。此时正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这次缴获使我们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补给。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们支队在连城、永安、宁洋、清流一带打游击。当我们到达永安县的小陶活动时，侦察的同志发现敌人有一支骡马运输队经过，报告刘汉支队长后，他非常高兴，一拍

大腿说：“好！敌人给我们搞运输，送上门来的东西不能不要！”他立即指挥我们用突然袭击的战术，一阵猛打猛冲，打垮了押运的敌人，全部缴获了运输的弹药、布匹、药品和其它军用品，还抓了二十多个俘虏。面对这些缴获，我喜出望外，同志们也高兴的不得了。我拉来几匹受伤的骡马杀了给大家改善生活，留下一些布匹给没有衣服的同志做棉衣，余下的一大部分都上缴了。上级表扬了我们这次战斗所取的胜利。还有一次，我们支队在麻池塘的山上活动，发现敌52师的一个营在山沟里行军。经过侦察没有发现有后继的大部队，不象是进山“清剿”。刘汉同志当机立断，利用我们居高临下的有利形势，封住山沟两头的进出口，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猝不及防，惊慌失措，尽管拚命抵抗，还是很快被我们打垮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一百余支和一大批军用物资，又是一个大胜仗。所可惜的是一大队罗义辉和二大队沉排长牺牲，一大队副队长丘立生和二大队二连指导员何志远负伤。写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们对伤员的供给，一是发给钱，安排其隐蔽在群众家里养伤；二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送药品和粮食。只要游击队不去，我们都保证他们的供给。何志远和丘立生同志负伤后，我安排他们住在大河祠附近山上的茅寮子里养伤，并分配一个通讯员和一个卫生员负责护理照顾，定期派侦察员挑粮食给他们送去。在当时的险恶形势下，伤病员最艰苦、最困难、最危险，保证他们的供给尤为重要。

游击战争中的供给工作，由于没有可靠的稳定的来源，确实是很困难的。因此在战斗中夺取敌人的物资来补给自己，就成为游击战争中供给工作的主要手段和重要特点。

依靠群众才能生存

闽西是一块红色的土地，闽西的人民群众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群众。早在大革命时期，闽西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党在龙岩、永定、上杭等地组织农民武装起义，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的工农红军，解放龙岩，转战闽西，宣传教育群众，使闽西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闽西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心连心，和工农红军生死相依。有这样一首流传至今的闽西民歌唱道：

不怕强盗不怕偷，
不怕白鬼来烧楼。
坏楼烧光不要紧，
革命成功盖新楼。
不怕白鬼烧杀抢，
穷人心向共产党。
要想穷人红心变，
除非西边出太阳。

这首民歌充分表现了闽西人民的高度革命觉悟。

我们在闽西打游击，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也是不可能取得三年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的。我一想起闽西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就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反动派调动几十万大军血洗闽西，地方反动势力卷土重来，猖狂复辟。据后来调查统计有四万余户革命群众被斩尽杀绝，有五百多个自然村被毁掉，造成了许多荒凉的“无人区”。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闽西的人民群众仍然千万百计、舍生忘死地支持我们游击队。他们给我们送情报、送粮食、送食盐、送草药、掩护伤病员……为了革命成功，他们不惜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敌人为了消灭我们，封锁最严的就是粮食。他们见到群众有粮食就全部抢光，不许群众带一粒粮食外出，真可谓连老鼠也偷不到口粮。尽管敌人十分狠毒狡猾，终究斗不过群众的无比智慧。一九三五年五月，我们在连城附近遭到敌人的残酷“清剿”，一连好几天吃不上饭。有一天深夜，雷阵雨大作，加之又刮大风，我带了两个同志趁着雨声和风声潜入村子里找老乡买粮。老乡一听说我的来意，二话没说捧起粮坛子底朝天，把仅有的存粮全倒给我了。我掏出钱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收。他还拉住我约定说：“以后弄到粮食，我趁淘米洗菜的机会，把粮藏在水塘边柳树根下的乱草丛中，你们找机会夜里来拿。只要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们吃的”。还有群众和我说好有了粮食，就用口袋装着埋在垃圾堆的草木灰里；也有群众告诉我，他借下地播种，把地瓜埋在地头上，用一块破碗片放在上面做记号。群众想出这些办法，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使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些粮食补给。每当得到这些粮食时，我总是通过相应的方式把钱放在空口袋里埋藏在原处，即使一时没有钱，我也写一张简便的欠条或借据放在口袋里。

有一次，我们在后田活动，敌人在“清剿”一阵之后就强迫群众给他们往炮楼送粮、送猪“慰劳”。事先有我们的接头户送来了情报，说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时，有两辆独轮车推着粮食和肥猪经过山口。我们连夜埋伏在树丛里等候，当粮车过来后，我们故意朝天打了两枪，群众扔下粮车就走了。实际上，这是群众用这种办法给我们送来的慰劳品。同志们吃到这些东西后，内心里充满了对群众的无限感激之情，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了。

我们在山上打游击，很难搞到食盐，有时很长时间尝不到一点咸味。群众为了支持我们也想出了不少非常巧妙的办法。梅村有一个群众，把毛竹节打通，装进盐，象篱笆桩子一样钉在场院边上，然后通知我找机会去取。还有一个群众和我说好，把藤上结的青葫芦挖一个口，将里面掏空，装满咸菜。我告诉侦察员，让他夜里经过时随手摘了就走。在敌人实行计口购盐时，有的群众买了盐在半路上就交给了我们，然后他跑回去说盐给游击队抢走

了，要求再买，敌人无可奈何，我们却因此终于搞到一些盐。每当分盐时，大家如获至宝，装在盐筒里吃得非常节省。因为给游击队送盐这件事，当地群众还编了这样一首民歌：

杜鹃花开三月三，
一包食盐送上山。
群众红心红似火，
冲破敌人万道关。

由此可见那时群众给我们送盐的困难和坚强决心。

群众为了给我们送粮、送盐，有不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特别使我难忘的是龙岩县后田村，有一个女青年叫陈客嫫，她家是游击队的接头户。在我们遭受敌人“清剿”最困难的时期，她不顾个人安危，想尽一切办法支持游击队。她特别制做了一付双层底的粪桶，经常在夹层里装满粮食，然后在上层装好粪肥，这样的掩护办法是大胆又出人意料的。她就挑着这付粪桶，巧妙地通过了敌人的检查而把粮食送给了游击队。有一次，敌人对她产生了怀疑，用一根竹杆去拥粪桶，发现粪水很浅，一脚把桶踢翻，砸坏，桶里流出了米。敌人立刻把她抓去，撕碎上衣，用鞭子抽打得皮开肉绽。她咬紧牙怒目以对，敌人又用一把香火烧灼她的胸脯，要她说出游击队住的地方，她忍受着疼痛一声不吭。敌人使出最卑劣的手段，拔出匕首割去她的乳房，她仍然一句话不说。敌人无计可使，最后把她推出去枪杀，她毫无惧色地说：

“我死了不要紧，打游击的红军决不能饿死啊！红军会给我报仇的！”结果敌人的枪弹没有击中要害，她苏醒以后，以惊人的毅力连夜爬回了家。伤还没有养好，她又出来活动，敌人发现后把她抓去投入监牢，用尽各种酷刑逼她说出红军游击队，她宁死不屈。敌人架起一堆干柴，准备用烧死的办法威胁她招供。她愤怒地说：“你们烧吧！你们可以烧死我，但是你们永远烧不死红军！红军一定会回来消灭你们！”她大义凛然地昂头走向干柴堆，敌人点起火，陈客嫫在烈火中英勇地牺牲。当我们听说陈客嫫被敌人烧死的消息后，没有一个不感到愤恨和悲痛！象陈客嫫这

样用鲜血和生命支持游击队的人，在闽西是很多的。例如：著名的革命英雄张溪兜和张龙地，都为支持游击队出生入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闽西人民都了解她们的不朽事迹，我就不一一叙述了。写到这里，我想起陈毅同志的《赣南游击词》中有这样一段：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是的，人民群众不愧是我们的重生亲父母，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人民群众的支持。

制敌于股掌之上

反动派大军云集，炮楼林立，不分日夜地连续进行“清剿”，原来扬言三个月消灭闽西红军游击队。结果，他们剿来剿去，总是剿不清，杀不灭。红军游击队却一天比一天更活跃、更坚强了。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正确领导下，较快地清除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同志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闽西游击战争在顽强地坚持着，广泛地发展着，我们的仗也越打越主动了。因此，不少游击队的活动时分时分、忽东忽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神出鬼没，变化莫测。有时我们早晨在连城活动，夜里又到了新泉一带；有时我们半夜烧了敌人的炮楼，白天又化装成敌军跑到土豪家里要钱粮；有时我们在贴长村缴了民团的械，随即又奔往小池去伏击敌人；有时我们在山上休整，敌人搜剿时我们又隐蔽在他们的炮楼附近。这样，我们非常主动灵活，敌人却处处被动挨打，对我们游击队防不胜防，无可奈何。

敌人兴师动众地搞了很长时间“清剿”，一次一次地都遭到